

大音

曹本冶 主编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第三卷

R i t u a l S o u n d s c a p 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三卷

Ritual Soundscapes

大音

曹本冶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音·第三卷/曹本冶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39 - 4631 - 8

I. ①大… II. ①曹… III. ①音乐学: 文化人类—文集 IV. ①J6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870 号

大音·第三卷

主 编 曹本冶

责任编辑 王 红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631 - 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学术文萃—

- 3 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与宗教灵修唱诵：一个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分析研究 / 蔡宗德
- 28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潮州功德班丧葬仪式中“血盆”的展现及其社会和历史因素的考虑 / 吕梅丝
- 60 云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南传佛教音声型态的初步比较 / 杨民康
- 102 傣潼九月十六都天盛会田野纪实 / 陈超
- 119 呼伦贝尔巴尔虎蒙古博“希图根·塔嘿乎”仪式音乐考察 / 红梅
- 151 “奉化吹打”辨析 / 廖松清
- 173 靖江做会讲经仪式音乐程式内外之解读 / 马韵斐

—讲座纪要—

- 207 澳大利亚原著民的庆典仪式与节庆仪式 / 史蒂芬·韦德 Stephen Wild
- 223 第二届“大音讲堂”圆桌会议综述 / 徐 欣

—综 述—

233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研究综述 / 李 萍

—译 丛—

257 苏雅人的口头艺术：从言语到歌唱 / Anthony Seeger 著；许硕文、高贺杰译

学术文萃



蔡宗德

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与 宗教灵修唱诵： 一个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分析研究

【摘要】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宗教活动十分频繁的国家，也因此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这种借由宗教仪式与唱诵来达到生理与心理治疗功效的情况十分普遍，许多的穆斯林在无法获得一般正统医疗体系的医治时，也往往视这种宗教医疗为社会医疗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希望，因此宗教医疗不但是治疗生理病痛的方式，甚至宗教唱诵也成为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心理安慰剂，而让人们内心对这样的医疗充满期待与慰藉。

本文尝试针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苏非道团的医疗体系做一整体探讨，因此文中以印度尼西亚当地收集文献档案与田野调查为基础，建立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苏非道团及其宗教医疗体系与活动的相关资料，进而运用这些伊斯兰宗教医疗理论概念，来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苏非道团的宗教仪式及其宗教唱诵形态，进行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分析。

【关键词】 医疗民族音乐学；印度尼西亚爪哇；医疗体系；宗教灵修；宗教唱诵

作者简介：蔡宗德（1963—），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教授，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所长、亚太音乐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医疗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了近四十年之久 (Lindenbaum and Lock 1993; Lock and Nichter 2002), 而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界也尝试结合医疗人类学, 并开始关心音乐与医疗之间的相关议题, 因而发展出“医疗民族音乐学”(medical ethnomusicology) 此一新的研究学科 (Laderman and Roseman 1996; Csordas 1996; Barz 2002; Koen 2005), 而这也促使医疗民族音乐学成为一门科学与人文结合的跨学科领域。特别是宗教仪式中, 借由宗教唱诵而达到所谓宗教音乐治疗的研究受到较多的关注, [Burnett 2000; Turner 1987; Miller 2002; Durkheim 2001 (1912); 吴荣顺 2005; 刘璧榛 2008] 而宗教音乐治疗所涉及的领域宽广, 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 乃至宗教教学与民族音乐学等层面学者, 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探讨宗教音乐治疗的相关议题。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宗教活动十分频繁的国家, 也因此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这种借由宗教仪式与唱诵来达到生理与心理治疗功效的情况十分普遍, 许多的穆斯林在无法获得一般正统医疗体系的医治时, 也往往视这种宗教医疗为社会医疗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希望, 因此宗教医疗不但是治疗生理病痛的方式, 甚至宗教唱诵也成为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心理安慰剂, 而让人们内心对这样的医疗充满期待与慰藉。为了让我们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 以及宗教唱诵在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运用的方式有进一步地了解, 本文除了针对伊斯兰宗教医疗、唱诵与灵修 (meditation) 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做一初步的说明外, 也会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理论体系与方法, 以及伊斯兰宗教唱诵在宗教医疗行为过程中的运用等层面做较为深入的探讨, 同时也会以笔者过去数年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伊斯兰宗教医疗实际案例, 来分析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理论、方法与实践面的互动关系。

二、伊斯兰宗教医疗、唱诵与灵修

宗教情感对于个体的生命有其绝对的作用, 因而当人们面对失败、否定

时,就会尝试着从宗教中寻求绝对与永恒的幸福。因为这样的心灵慰藉,会使得那些生活中都必须承受与面对的压力,成为轻易而能够克服的事,进而认为交付和牺牲是一种积极的奉献。在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James 2001)一书中,阐明了个人宗教经验所影响的范围,它包含了内心自我的宗教感受,而这种个人的内在虔诚,会形成一种崇拜的心理,以达到自我心灵寻求的一个寄托。

事实上,宗教所关心的并不是仅止于精神与道德层面,在许多的宗教传统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对于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关怀,例如阿育吠陀(Ayurveda)正是根据印度宗教仪式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能够让人们更为长寿的医疗系统;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二节中也说到,耶稣赐给十二门徒能力权柄医治各样的病;在《古兰经》十七章第八十二节中亦提及真主阿拉为信士们治疗和给他们以恩惠的《古兰经》。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具有医疗的特质,这也使得许多的神职人员不但是宗教家,也兼具心理与生理治疗师的身份。(Subandi 1998: 10)

音乐除了在宗教仪式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外,它对人们内在的宗教精神慰藉与医疗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如前所述,除了宗教以外,音乐^①也往往被拿来当成一种医疗的方式,其中尤其以宗教音乐似乎更能够达到这种治疗的效果,而宗教音乐也往往是在治疗过程中,成为最佳的药剂与媒介。正如印度裔伊斯兰吉斯迪(Chishtiyyah)苏非道团教长吉斯蒂(Chishti 1991: 26)相信:

沉静、平和的音乐是一种治疗,大声刺耳的音乐令人身心不安,这些

① “音乐”一词常因为各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在名词的认知上有所差异。甚至在有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西方所谓“音乐”的观念。在某些宗教和文化里,并没有一个完全与“宗教音乐”和“音乐”相对应的概念。对伊斯兰教而言,al-musiqi(音乐)基本上这个字指的就是西方世界的非宗教音乐,这种音乐有可能会误导信徒分心而沉溺。他们也认为《古兰经》只是一种具有“音乐性”并充满技巧与艺术的伊斯兰宗教唱诵,与一般所谓的“音乐”是有所差距的。为了避免外来不同的观点影响到此一传统的完整性,也为了多加了解那些“对局外人是音乐,但对局内人却不是音乐”的表演,音乐学者开始使用“类音乐”(music-like)这样的词汇。(蔡宗德 2005: 9—14)。

情绪性的内容在于其形式与动机而造成如此的改变。阅读纸上的乐谱与聆听一首伟大的交响乐作品的效果差异甚大。

音乐治疗学家塞克雷斯（Chava Sekeles）也提到，在传统社会的治疗仪式当中，某些音乐的确呈现出其令人讶异的医疗效果，人们相信借由强烈节奏刺激以唤起入神的状态（ecstatic state）达到驱魔的目的，而一再反复的咒语唱诵往往能够产生催眠效果，借此将平和带入病人的身体与灵魂之中。（C. F. Shiloah 2000：69）

在伊斯兰的传统中，医疗体系一直都是被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圣训》以及《医疗之学》（*Ilmu Ketabiban*）^① 书中，皆有记载穆圣治疗病人的方法。在中国回教协会所出版的《圣训之冠》一书中，特别将疾病、医理、药物及治疗列为一章，其中涵盖了病情与对病灾之态度、保健防疫与速治、治疗法与方剂术、护符祷文与精神疗法，甚至讨论到蒙昧时期（Jahiliyah）的巫术与迷信等内容，其探讨的层面可以说是十分广泛。在《治疗法与方剂术》一节中，我们可以得知穆圣强调自然的食物疗法，例如以“蜂蜜治疗泻肚”、“黑豆能除百疾，唯死不治”、“芦荟能治七种疾病，用其粉或液汁滴鼻内，可治喉症”、“土笋其汁液可治眼疾”、“乳香和橄榄油治肋膜炎”等。穆圣强调“真主降什么病，必降什么疗法，凡病皆有药治，托靠真主，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同时穆圣亦告诫不可用违禁物品治病，当他提到用酒治病时，穆圣说“它不是药，而是毒”。

对于穆斯林而言，真主阿拉是人类的主宰，也因此穆斯林相信阿拉是“灾难的解除者、是治疗者、是医生，无病不能治”。每当穆斯林感到身体的病痛时，就会向真主求告，并以念诵祷告文或《古兰经》来医病。在圣训中就已经记载，当欧斯曼（Uthman）告诉穆圣身上时常感到疼痛，穆圣说：“你用右手按摩疼处，念三次‘奉真主之名’（bismillaah irrahman ir-rahim），念七次‘我求尊贵全能的真主护佑，免除我所感到的灾难’。”欧斯曼照着做，

^① 《医疗之学》是由穆罕默德的妻子、学生及其朋友观察他在帮病人治病时，所记载下来的相关数据。

结果病就痊愈了。除了祷告文以外,《古兰经》在传统伊斯兰社会里常被拿来作为宣誓之用,穆斯林也相信唱诵《古兰经》具有治病的效果,并从中获得慰藉与力量,(阿克巴阿赫美德 2003: 41)正如伊斯兰学者鲁斯文(Ruthven 2000: 26)所言,《古兰经》首章《开端》(*Fatiha*)对治疗蝎子的蜇伤非常有益,最后两章(113 和 114 章)对各种疾病均有疗效;在圣训之中亦提及,有人患有疯癫之疾,人们将患者绑起来,每天早晚为他念《古兰经》首章,共念三天,结果也就恢复了理性,像脱缰的马一样活跃起来。

对于一位伊斯兰苏非行者来说,迪克尔(阿拉伯文 *dhikr*; 印度尼西亚文 *dzikir*)灵修的目的是为了与神更接近,并借此获得内心的平安与平静,也因此这种灵修也就成为伊斯兰苏非道团一种十分重要的医疗方式。纳格虚版第耶苏非道团就认为,人有精神与肉体两扇门,修道者内心的精神意志与外在的肉体行为都必须同时为神所接受,因此修道者透过灵修唱诵真主之名,就能分别打开精神与肉体两扇门。(蔡宗德 2006: 107)如此一来,灵修不但可以帮助人们更亲近地与阿拉同在,它也让人们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而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得来自真主阿拉的祝福,死后更可以得到阿拉赐予的幸福。因此,灵修可以说是伊斯兰苏非主义最重要的内在修行。许多苏非修行者往往会以一颗虔诚的心,集中注意力于经文的唱诵之上,并大声朗诵出来,真主阿拉就会降临在苏非修行者的身上,当真神降临时全身就会跳动起来,随着跳动旋律及朗诵经文的同时,附在身体里面所有的邪灵与恶魔都会被真神驱赶出体外,祈祷结束后身体就会健康,心情非常愉快。

在民族音乐学者施洛阿(Shiloah 2000: 70—71)《犹太与穆斯林的音乐治疗传统》(*Jewish and Muslim Traditions of Music Therapy*)一文中就曾提出,北非格那瓦人(Gnawa)有一种专门作为治疗目的的苏非宗教仪式称为“哈得罗”(hadra),仪式中人们借由集体的力量,聆听宗教唱诵,强化对真主的爱,引导人们进入一种入神的状态,清除精神灵魂的障碍,以达到治病的效能。而在这些治疗仪式当中,音乐往往是建构信仰体系的必要元素,来呈现其宇宙观。仪式当中的歌曲、器乐与舞蹈甚至成为一种宗教理念的象征,聆听这些音乐也是深化其信仰与灵魂的灵修方式。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上各种宗教体系对于人类的生死乃至病痛与医疗,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而在伊斯兰宗教体系当中,不但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医疗系统,对于如何运用食品、宗教唱诵以及灵修的精神疗法,也都有所描述。尽管,有些伊斯兰苏非密契主义结合音乐与灵修的宗教治疗,不一定被正统伊斯兰教派所接受,而成为非正规或边缘化的医疗系统,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医疗体系的一环。其中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唱诵以及灵修的精神疗法,更已经成为西方正统医疗体系以外,最重要的社会医疗系统。

三、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理论体系与方法

在伊斯兰医疗观念中,人类的生理与心理有着独特的平衡性,穆斯林相信阿拉创造万物都有其平衡的需求,人的情绪与身体也是如此,只要其平衡状态受到干扰或改变都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根据古代波斯名医阿维奇纳(Avicenna)所言,暴躁的脾气很容易造成心水的严重不足,而这种心脏的生理与暴躁脾气的心理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就容易导致心脏疾病的产生。(Chishti 1991: 13)

爪哇地区许多的伊斯兰苏非道团都会发展出其医疗的理论与方式,其中以科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Qodiriyyah Wanaqshbandiyyah)道团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医疗理论体系,(图1)根据乌斯曼(Ali Usman)教长所言,^①该道团结合了古印度七个主要轮穴(chakra)、传统伊斯兰医疗理论与爪哇传统宗教象征,构成科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苏非道团特殊的医疗理论系统。他们相信,人类之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病痛,主要在于人们的七种不同内心罪行(7 alat pembuat dosa bathin)所导致,分别为:实质精神(nafsun nathiqoh)、心(qolbi)、秘密(sirri)、灵魂(ruhi)、神圣(khofi)、至圣(akhfa)、全身(kullul Jasad)之罪,这些罪念会各自引发不同违背真主的行为,进而产生身体的病痛,也因此从事宗教医疗的过程中,也往往是针对引发罪行及其身体相关部位之

^① 2005年8月5日笔者于科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Qodiriyyah/Naqshbandiyyah)道团日惹灵修中心与该道团精神领袖乌斯曼(Ali Usman)访谈。

发病点来从事医疗行为；同时又以四个主要元素作为身体部位的属性，（Wiryopanitra Unkown）而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除了一般的医疗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以颜色所代表的内心精神来对抗所犯罪行以达到医疗的目的。（Soesilo 2000）（表1）例如，当一个人个性蛮横、脾气暴躁，往往容易造成左胸膛上方的心脏缺水而感到疼痛，教长在从事治疗时除了会以各道团习惯治疗方式外，更重要的应该是改变患者的内心成为一个充满爱心（以白色为代表）之人，才是根本的治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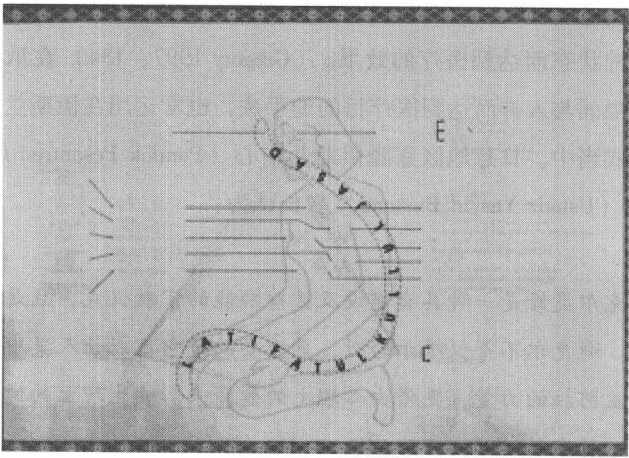


图1 科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道团人们内心的“七种罪恶类型”示意

表1 医疗理论体系之罪恶类型、引发罪行、身体部位、相关元素与色系

罪恶类型	引发之罪行	身体部位	相关元素	相关色系
实质精神	罪思、幻觉、空想	头部		
心	异教信仰、多神信仰、迷信	左胸膛下方	土	黑色（真理）
秘密	蛮横、残忍、卑劣行为、坏脾气、复仇	左胸膛上方	水	白色（爱心）
灵魂	贪吃、贪婪、非法性行为	右胸膛下方	风	绿色（和平）
神圣	嫉妒、怨恨、背叛、伪善	右胸膛上方	水、火、风、土	黄色（荣耀）
至圣	自负、夸耀、自傲、权利	肚脐	火	红色（忠诚）
全身	漫不经心	全身		

就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医疗方法而言，根据过去笔者于印度尼西亚中、东爪哇地区从事田野工作的经验，伊斯兰宗教仪式之中与医疗相关的治疗方法，可大致分成以下四种：迪克尔宗教灵修、治疗之水（air siyfa）、身体部位的按摩以及疾病的转移。

在印度尼西亚传统宗教医疗体系当中，灵修仪式运用音乐与入神（trance）作为达到医疗目的方式是非常普遍的。在巴里岛的桑杨（sanghyang）仪式当中往往借由入神的灵修仪式达到医疗目的：苏门答腊岛（Sumatra）的达布斯（dabus）仪式，也在以里巴纳（rebana）手鼓伴唱阿拉伯语歌曲过程中，进入入神状态而达到医疗的效果。（Gregory 1997：134）在爪哇地区，这种结合宗教唱诵与入神而达到医疗目的的手法，也常运用在伊斯兰苏非主义迪克尔灵修仪式当中。日惹地区嘉隆伊斯兰中心（Pondok Pesantren Garon, Bantul）亚西德（Ustadz Yasyid Bustomi）教长认为：

迪克尔灵修是一种具有建设及医疗功能的宗教仪式，且是属于精神治疗方面。迪克尔不是仅限于聆听，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人集中精神，内心感受真主阿拉的力量，更借由心理上的慰藉来影响生理上的健康状况，进而达到一种宗教治疗的行为。^①

也因此，玛朗市努鲁尔乌伦伊斯兰中心（Pondok Pesantren Nurul Ulum, Malang）的苏玉提（Suyuti Dahlan）教长就更进一步地说道：

所有的疾病几乎都是来自精神与灵魂的问题，医院（rumah sakit）的药物以及许多的治疗方式往往都是针对生理的、物质的与外在的医疗。因此，所有的疾病其实都应从心理的、精神的与内在的迪克尔治疗开始。如果疾病只是纯粹的精神问题，迪克尔就已经足够；如果疾病已转为生理问

^① 2008年7月5日与亚西德（Ustadz Yasyid Bustomi）教长于日惹嘉隆伊斯兰中心（Pondok Pesantren Garon, Bantul）的访谈。

题，病人可能还需到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或者接受传统的食物疗法。

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许多伊斯兰苏非道团每个月会有一次医疗修行仪式，其目的除了修行之外，也可以借此作为医治人们身心的病痛。在迪克尔灵修仪式中，整个治疗过程常会因为环境、病情或教长个人治疗方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但一般而言，如果病患想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大多数病患会被要求在治疗前一周必须至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进行灵修，甚至进行禁食的行为，病患在被治疗之前，亦必须念诵《古兰经》，以表达其对真主阿拉的虔诚，之后才可以请教长进行治疗病情的仪式。进行治疗仪式的时间，最好选择在凌晨一点半到五点之间，根据日惹穆纳维尔伊斯兰中心（Pondok Pesantren Al - Munawwir, Krapyak）顾斯安达尔（Gus Endar）教长的说法，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段，因为此时正是天使洛赫马特（malaiiket Rohmat）下凡察看、聆听祈祷者的请愿，真主也会透过天使洛赫马特为生病、痛苦的祈祷者治愈疾病，并且为其带来所祈求的幸福与快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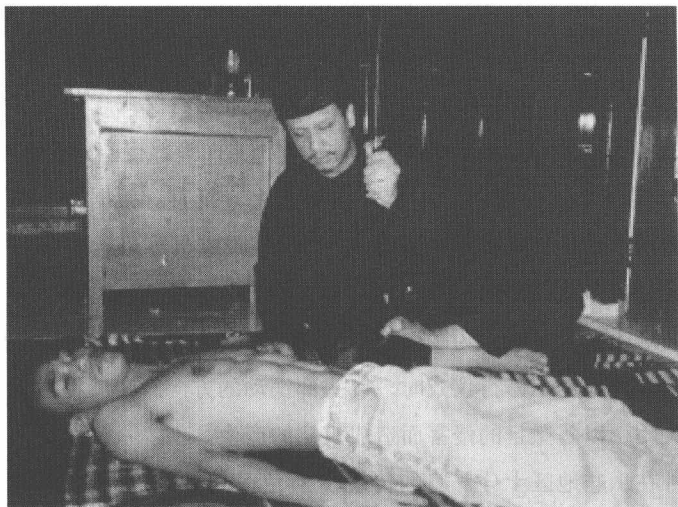


图2 顾斯姆教长从事治疗性质之灵修仪式

^① 2007年8月18日与顾斯安达尔（Gus Endar）教长于日惹穆纳维尔伊斯兰中心（Pondok Pesantren Al - Munawwir, Krapyak）的访谈。

在仪式当中，教长通常会带领病人念诵《古兰经》经文，以帮助病患集中精神，感受真主阿拉的力量以及表达其对真主阿拉的虔敬，过程中病患会逐渐进入入神状态，教长再依据病患的病况，以不同的医疗方式来治疗疾病。以2002年1月笔者于日惹所访谈的巴克地努山塔拉（Bhakti Nusantara）灵修团为例，教长顾斯姆（Gus Muh）自称从小就具有特殊的医疗能力，并借由长期从事迪克尔修行增加自身的健康、驱除身体的恶魔，加强为人治病的能力。（图2）在医疗灵修过程中，顾斯姆教长常带领病患唱诵《古兰经》，以祈求真主阿拉赦免病患其平时不当的罪恶，在病患进入入神状态中，以锋利长剑的刀疗法来寻找发病点，并驱逐深藏体内的病源。迪克尔灵修的医疗仪式通常会根据病人的年龄来决定仪式进行的次数，例如病人是45岁，那就要进行45次完整的迪克尔灵修仪式，方能达到有效的医疗功能。

在迪克尔医疗仪式中，对于呼吸控制与肢体律动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蔡宗德 2006：131—132）在呼吸控制方面，以塔赫里祷告词为例，前半部 *la ilaha* 为否定句，赞念时应吐气，后半部 *illa llah* 为肯定句，则应吸气。（Trimingham 1971：194—202）在肢体律动方面，每一个道团都有些许的不同，以柯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道团为例，道团成员在迪克尔仪式念诵塔赫里祷告词时，多数人的头部会以三角形的方向来摆动；（1）头部挺直；（2）向右下方摆动；（3）向左下方摆动；（4）最后再向正上方挺直。根据日惹格贾马达大学心理系教授，也是柯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道团成员苏班地所解释，因为人的身体常会受到撒旦的试炼，而撒旦会从人们身体的前面、右边、左边与后面等四个方向的门侵入，因此为了防止撒旦的侵入，柯底里耶/纳格虚版第耶道团就会借由举行迪克尔修行仪式时，以头部摆动的方向意味着将撒旦会侵入的门紧紧地关闭，以防撒旦的侵害而造成疾病的产生。

第二种在爪哇地区十分普遍的传统伊斯兰医疗方式为“治疗之水”（*air mujahada* 或 *air siyfa*）。在许多的伊斯兰苏非道团灵修仪式当中，道团会准备两桶圣水，由教长念诵经文后，分装于水瓶当中，于仪式后让病人带回家饮用，据说病即可能痊愈。此种圣水（*holy water*）称为“治疗之水”，（图3）事实上这种圣水的使用早在印度教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而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